



英雄鎮

麻阳党史资料丛书

第二輯



中共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
麻阳苗族自治县民政局

麻阳党史资料丛书第二辑

英烈頌

中共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
麻阳苗族自治县民政局 編

英 烈 頌

中共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党史资料征研办公室
麻 阳 苗 族 自 治 县 民 政 局 编

责任编辑：高明贵

编 辑：张开富 张圣造

印 刷：麻阳彩色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7 插页4 字数：12万字

湘 麻 文 准 (1980) 第 二 号 印数：1—1,000

1989年1月第一版

為國而死
雖死猶榮

沈東

继承与发扬革命先烈艰苦奋斗
和前赴后继的献身精神，为振兴
麻阳而奋斗。

黄忠诚
1989年12月13日

（黄忠诚将军，湖南麻阳籍，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副司令，一九六八年一月离休。）



陈佑魁烈士

(龙 淑供稿)

▷ 吕家坪革命烈士墓



(本頁照片史徑攝)

△ 江口墟革命烈士墓

序

7446

正当全县人民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决定，同心同德，满怀信心，跨入九十年代，为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而努力拼搏的时候，《英烈颂》与读者见面了。由中共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党史办、麻阳苗族自治县民政局合编的这本书，是颂扬先烈，教育后代的重要教材。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党的革命传统教育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这本书将发挥其重要作用。

麻阳地处湖南边陲，为苗族人民聚居地区。麻阳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勤劳、勇敢的精神，刻苦、坚韧的性格。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麻阳各族人民在这里披荆斩棘，抛头颅、洒热血，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年轻的陈佑魁、滕代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外出求学时，就在长沙、常德成立了“麻阳族省学友会”、“麻阳新民社”等进步组织，创办了《锦江潮》，向麻阳人民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一九二四年，中共麻阳特别支部成立，在党的领导下，革命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减租

退押、反屯抗屯、砸烂县府、攻占县城、讨竿暴动，爆发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在这一系列的斗争中，麻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出生入死，前仆后继，其光荣而英勇的业绩，均已彪炳史册，将为万世所景仰。许多风华正茂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在人生的黄金时刻，就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还有不少家庭中父子、兄妹、夫妻乃至全家都为革命壮烈牺牲。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中华民族的精英才，是后世的楷模。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勇于献身的高尚品德和坚贞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英烈颂》一书，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真实记述和实事求是地为先烈立传，将他们的英名和光辉业迹载入史册，永远为后人崇敬和学习。我们一定要珍惜前辈们用鲜血写成的历史，用以教育自己和后代，粉碎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我们要象革命先烈那样，热爱祖国和民族，热爱麻阳和麻阳人民；象先烈那样，锐意改革，勇于创新，富于开拓精神；象先烈那样，不怕困难，不怕牺牲，随时准备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象先烈那样，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国民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而奋斗。麻阳人民一定要继承先烈遗志，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改革开放，同心同德，振奋精神，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为实现振兴中华，振兴麻阳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目 录

序.....	谭绍银 (1)
陈佑魁.....	史 征 (1)
风华正茂 威震南天.....	龙 淑 (27)
陈佑魁烈士诗一首.....	陈佑魁 (59)
段 潇.....	高明贵 张开富 (60)
回忆段潇同志.....	陈新宪 (74)
赵圣林.....	高明贵 (77)
关于我父亲赵圣林的一些情况.....	赵光和 (90)
滕代顺.....	张嗣森 (92)
滕英斋.....	高明贵 (95)
滕代胜.....	张嗣森 高明贵 (102)
杨长治.....	张圣造 (108)
傅 湘.....	张圣造 (112)
为国捐躯 抛洒热血.....	傅莫超 (118)
龙 擢.....	张开富 高明贵 (121)
青少年儿童的成长.....	龙 淑 (128)
张自成.....	张开富 (140)
革命烈士英名录.....	民政局 (147)
后 记.....	编 者 (177)

陈 佑 魁

(1900——1928)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天下着雨，犹如悲痛的泪水缠绵不断。布满了警戒的长沙城，显得额外阴沉森严。一位眉清目秀，身着长衫的“共党要犯”血肉模糊地被反动派杀害在浏阳门外识字岭。他就是当年的湘南特委书记、湘南二十四县暴动总指挥陈佑魁。就义前，虽被五花大绑，脚镣手铐。可他仍昂首挺胸，大义凛然，并气宇轩昂地沿途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党是吓不倒，杀不尽的！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敌人用木棒和刺刀捅他，并割掉他的舌尖，他仍然坚强不屈，呼不绝口，并以鲜血喷敌人，坚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节操。为革命献身、别家诀亲是陈佑魁早已预料之中的。他常说：“人总是要死的，但要死得有意义，死有什么可怕的！一个革命者，不是为纪功碑和墓志铭的。”

陈佑魁，字斗垣，化名龙贻荪、文中生、龙吟、了月生、王达三。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湖南省麻阳县（今麻阳苗族自治县）桐云乡（今江口墟镇）槐树垅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兄妹六人，他排行第三。父亲陈恩客，母亲夏翠云。早先家境贫寒由于父母辛勤劳动，节俭持家，逐渐购置了六块大山，五亩水田。因家庭常受地方封建势力的欺凌，父母不顾生活困难，决心送他读书。他八岁入私塾，一九一三年，考入麻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一九一七

年，他修满高小学业，毕业后考入芷江第九联合中学。他发奋攻读，成绩优秀，性格活泼，兴趣广泛，课外还喜欢吹笛、弹琴、游泳、钓鱼，对中国古典诗歌有特殊爱好。在芷江第九联合中学时，由于学校与县府仅一墙之隔，反动官吏逼迫贫苦百姓交租还债，经常被拷打得体无完肤，冤声震天，行刑声、惨叫声，不时传进学校来。时有一些青年、农民被冤杀。一个星期天，县府抓了三十二个烧炭的农民当成土匪的替罪羊给杀了。其中一个青年农民大叫：“我不是土匪，实在冤枉了我呀！”可是这个青年还是被处决了。湘西向来多土匪。大土匪就是大地主豪绅，往往与地方官劣串通一气。反动政府常借“剿匪”为名蹂躏乡里，搜刮民财，然后随便杀掉几个或抓上一批农民做替罪羊向上报功。不知有多少农民冤死在反动政府的屠刀下！陈佑魁作为一个饱受封建势力欺压的农民子弟，耳闻目睹这些悲声惨状，心如刀绞，对被压迫的农民深表同情，对反动政府和官僚资本主义深表不满和愤恨。他深深感到，中国反动统治阶级是极端残忍野蛮的，不把他们打倒，劳动人民就永远无出头之日。

一九二〇年秋，陈佑魁中学毕业后，为了深造学业，由父亲在亲戚家勉强凑集了十四元的路费，乘船东下省会长沙寻机升学。可是，偌大的长沙城竟难以容纳这个“穷学生”，各校学费高，市场物价昂贵，不几天路费花得一千二净，只好徘徊在街头。正当他走途无路的时候，适值毛泽东、何叔衡举办的湖南省自修大学招生，专收穷苦学生，培养革命骨干，陈满怀喜悦地进入了这所学校。“湖南自修大学”是毛泽东等为了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而创办的一所学校，一九二一年秋正式招收学员，力求使上学的青年“不需

多钱可以求学”。在毛泽东、何叔衡等同志的影响下，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他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大约在一九二一年底或一九二二年春，经毛泽东等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如火如荼的革命生涯。

为培养党的青年干部，一九二二年，湖南省自修大学增设补习班，陈佑魁担任了补习班教员。他一面在自修大学认真学习，一面兼任补习班英语教员，经常找同学个别谈心，宣传革命道理。

一九二三年春，全国兴起了一个否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的反日爱国运动。三月底，湖南省工团联合会与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在长沙举行了游行大会，并成立了“湖南外交后援会”，决议对日经济绝交，派出检查组严格查禁日货。陈佑魁积极参加组织这一场反帝斗争。六月一日，检查组到长沙大金码头检查到埠日轮，日本水兵竟殴打、枪杀我检查人员和人民群众，当场打死工人、学生二人，重伤九人轻伤数十人，造成了“六一惨案”。惨案发生后，群众抬尸游行，要求赵恒惕政府向日交涉。赵恒惕政府受日本帝国主义指使，反而禁止群众游行示威，并于六月八日下令解散“湖南外交后援会”，捉拿郭亮、夏曦、夏明翰等负责人。通过这次斗争，进一步加深了陈佑魁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仇恨和认识。当时有的爱国志士，眼看帝国主义如此欺负中国，而又一时看不清救国自强的出路，愤恨难忍，以至在长沙、常德、平江等地，发生过“愤国事之不可为而自杀”的事情。陈佑魁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肯定这些爱国者“舍身为国”的崇高气节，另一方面又正确地指出：“自杀”是“弱者行为”，“既能舍身为国，何不奋身以杀日人？何不

奋身以杀国贼？”把一部分青年消极的报国思想，提到反帝反封建的高度，引导他们去同帝国主义、军阀作积极的斗争。

“湖南自修大学”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革命纲领，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于一九二二年春创办了一个月刊《新时代》。陈佑魁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积极宣传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他在《北京政府是什么东西？》一文中，指出北京政府称为土匪的人，实际上是“介于土匪与非土匪之间的弱者”，真正的大土匪它是“不敢目之为土匪”的。反动政府搜刮民财，戕贼民命，动辄以数十百万计，他们才真正是“用武力以掠夺他人之财产”的土匪，是“土匪圈子里面的中央政府。他这些话深刻暴露了北京军阀政府的反动面目，起到了激发人们起来同反动政府作斗争的积极作用。《利用与同情》一文，指出过去一切统治者的成功，大都是靠了互相“利用”，但革命事业的胜利，却不是靠的互相利用，而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一事业的“同情”与支持。法国革命，美利坚独立，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国辛亥革命，都是靠了人民的同情和拥护而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现在正表同情于孙中山，进一步要表同情于共产主义。察过去知未来，中国“将来的成功”，是可以推想而知的。陈佑魁运用确凿的历史真理，证明了正义的革命事业，一定会由于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而获得胜利。既宣传了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又鼓舞了人民对于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必定胜利的信心。《货币革命观》一文，运用马克思关于货币的学说，解释了货币的本质及旧货币的掠夺作用，提出货币的革命，主张采取以盐为本位的货币，认为只有这种新货币才会消除掠夺的性能。文章最后指出这种崭新的

货币制度，只有“在共产主义下面的政府”才宜于实行。因此，“要想得到合理的货币制，要达到经济革命的目的，就非先行政治的革命不可”。并且满怀激情地说：“我很希望政治的、经济的各种社会生活的大规模革命立即实现！我很希望以盐为本位的货币立即达到！”陈佑魁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以盐为本位的共产主义社会货币制度的设想，当然是不够准确的。但他从人们生活中一个非常熟悉的事物出发，比较具体地宣传了共产主义的美好制度，启发了人们对这一美好制度的信仰和追求。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湖南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封闭。党派陈佑魁去领导学生运动。他随即考入长沙邮政总局当邮务员，以社会公职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并为党筹措部分活动经费。他利用传递邮件的机会，同各校进步学生团体和学运活动分子广泛联络，开展学联工作，积极推动长沙的学生运动。不久邮政局把他升了一级，叫他坐办公室。他认为这样会失去与学生直接联系的机会，坚决放弃了邮政总局的工作，转到省教育会图书馆当管理员。利用工作的方便，广泛联系青年学生，向他们介绍、输送进步的文化知识，宣传革命思想。根据党的指示，为了深入到学生中去，发展党团组织，扩大学生运动的骨干，陈佑魁不久又放弃了图书馆的工作，转到长沙兑泽中学第三分校担任补习班教员。在这里，他直接负责组织兑泽的学生运动，在陈佑魁等人的领导和推动下，兑泽、长郡等校成为当时长沙学生运动的先锋。

湖南的学生运动当时在全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引起了反动派的仇视和攻击。有一个国家主义派的反动文人易家铨，在《民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丘九问题》

的文章，骂学生是丘九，大肆攻击湖南和安徽学生运动，说什么学生的天职，“第一读书，第二读书，第三还是读书”，反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为军阀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辩护。陈佑魁立即在《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发表了《丘九问题与易家铨》一文，对易家铨攻击学生运动的谬论进行回击。文章针对学生的唯一天职是读书的论调，指出凡有头脑的学生应该关心政治。因为恶劣的社会制度不改变，不但学生无法读书，一旦国家遭到灭亡，连自己生存的权利也没有了，又怎能埋头读书呢？指出反动派要学生埋头读书，实际上是要学生“永远供他们所奴役和驱使”。易家铨先生对反动统治者如此“忠勇”，要是袁世凯还在人世，一定会请他“到筹安会”去。从而深刻揭露了易家铨的反动嘴脸，伸张了学生运动的正义。

《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是湖南省学联以《湘报》副刊形式创办的一个专刊。一九二四年春，由陈佑魁接替夏曦负责编辑。他在这个专刊上写了《今日何日》、《丘九问题与易家铨》、《中俄交涉与法国》、《太戈尔来华》、《誓雪国耻》、《人心不死》、《欢迎野火烧长沙》、《明天是劳动节》、《法国之横暴》、《日本人的矛盾》、《又有八股的拥护者了》、《过激派在中国努力之可惊》等许多重要文章。除此之外，还在《湖南大公报》、《少年》等众多报刊中发表了很多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或者揭露法帝国主义者利用中俄交涉归还中东路的时机，干涉中国内政，扩大侵略中国的罪行；或者大声疾呼不能让太戈尔把他的颓废病传播到所有被压迫民族当中去；或者猛刺那班宣扬封建老八股的复辟派，“欢迎野火烧长沙”。一九二四年的国耻纪念日，省

学联一声号召，长沙参加纪念活动的学生达到几千人。陈佑魁看到这种情况无比兴奋：“人心未死”（《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第五期）他呼吁大家不要再消极地只讲“勿忘国耻”，而要“誓雪国耻！”曾在北洋军阀政府当过教育总长的彭允彝，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诬为“过激派”学说，大加攻击，说“近来南北各学校都染有过激派学说”，唯有长沙艺芳女校是例外，对艺芳女校大加赞赏。陈佑魁采取类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用彭允彝的话证明“过激派”学说在中国受到广泛欢迎，证明“过激派在中国势力之可惊”。陈佑魁在这些文章中，用自己满腔的热情和深刻的见解，启发青年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正确认识当时的革命形势，引导大家满怀信心地度过“二七”大罢工失败后的革命低潮阶段，为迎接革命的新高潮而努力奋斗。一九二四年，陈佑魁为纪念五一劳动节，写了《中国工人与三民主义》一文，不但教育了工人要积极参加当前的民主革命，而且初步指明了中国达到共产主义的途径，以及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增添了宝贵内容。他在文章中写道，中国工人现在不仅完全谈不上八小时工作制，就是连最低的生活都没有保障。中国工人的自救之道，只有努力地为三民主义而奋斗。文章还指出，工人阶级的远大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而“要想达到共产主义高的远的目的，非先努力于三民主义的革命不可，非三民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共产主义是不会实现的，三民主义是达到共产主义独一无二的康庄大道。只有打倒专制军阀，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之后，才有共产主义之可言”。

为使革命运动广泛发展，陈佑魁十分关心麻阳的革命斗